

# 位移动词“去”的南北跨方言比较

## ——语法化与语音、形态的互动

吴瑞文

**提要** 根据西方语言的历史经验,语法成分在形态化过程中,往往伴随着不同类型的音韵演变,这些演变主要是缩减(reductions),最终构成形态交替。一般而言,现代汉语乃至汉语方言在类型学上都是缺乏形态变化的语言,然而汉语的词汇成分在进行语法化时,其实也存在音韵演变及类似形态的屈折手段。本文以位移动词“去”为对象,观察“去”在汉语南北方言中的语法化走向。本文在取材上,南方以闽语为代表,北方以晋语为代表。研究重点包括:(1)伴随语法化而来的语音缩减的历史语言学意义;(2)屈折构词交替手段的产生及判断。本文的结论指出,语法成分的语音缩减,其效应是回避某些规律性的语音演变,从而保留早期语音形式。另外,汉语也存在接近形态交替的屈折手段,而与之相当类似的情况是合音,如何有效分辨两者的差异,是汉语语法的重要课题。

**关键词** 位移动词;语法化;语音缩减;形态;历史语言学

### 一 前言

既有的类型学研究显示,位移动词“来、去”在许多语言中都存在多样性的语法化现象。就动词语义而言,“来”(come)和“去”(go)的运动方向相反,彼此是反义词(antonym);但在语法化演变上却往往有相同之处,Henie和Kuteva(2007)已经搜罗了相当丰富的世界语言证据<sup>①</sup>。不

---

<sup>①</sup> 根据Heine和Kuteva(2007)所搜录的材料,位移动词“来”“去”相同的语法化演变包括consecutive、continuous、change-of-state、future、purpose和hortative等。

过也已经有学者（龙海平、刘云，2005）指出，Henie 和 Kuteva（2007）所引述的汉语材料只收录官话（Mandarin）和汉语史 62 例，汉语方言则只有粤语两例，显然于现代汉语方言现象的掌握相当有限。

Hopper 和 Traugott（张丽丽译，2013：175—217）以专章的篇幅探讨原本各自独立的语法单位彼此融合（fusion）的情形，尤其是由附词（clitic）到屈折成分的发展，这就是所谓形态化（morphologization）的过程。在形态化过程中，亦即词汇成分与附词融合为词干与词缀时，往往伴随着不同类型的音韵演变，这些演变主要是缩减（reductions），具体包括元音和辅音脱落、重音或声调重音消失、紧邻音韵段落的同化等。一般而言，现代汉语乃至汉语方言在类型学上都是缺乏形态变化的语言，然而汉语的词汇成分在进行语法化时，确实也存在不同程度的音韵演变，不过这些演变大多被视为伴随现象而没有获得重视。

有鉴于此，本文以位移动词“去”为对象，观察“去”在汉语南北方言中的语法化走向，并且将重点放在：（1）伴随语法化而来的语音缩减的历史语言学意义；（2）屈折构词交替手段的产生及判断。在取材上，南方方言主要根据闽语为代表，北方方言主要根据晋语。<sup>①</sup>

以晋语而言，与本文研究课题近似且直接相关的，至少有两篇著作，一篇是江蓝生（2000），另一篇是邢向东（2006）专书第九章“语法成分的语音变异”，以下分别探讨。

江文指出，语法化伴随着语音弱化是普遍的语言现象，语法化本身是连续的渐变的过程，然则肇因于语法化的语音弱化是否也有这种现象？这是江文主要探讨的问题。江文观察〔动—介—处所名词〕这一结构中介词“着”的语音形式，材料上结合汉语历史文献以及现代汉语方言（山西方言、山东方言、北京话）的具体表现，结论认为伴随语法化而产生的音变现象，本身也是连续且渐变的过程（江蓝生，2000：163）。“着”由动词演变为零形式的语音演变如下：

动词（着）→介词（着/的）→词缀（ə）→零形式（：/∅）

邢文所讨论语法成分语音变异现象包括：由于语义功能、句法位置等因素导致的不合本音系的语音变异；由于方言音系之间的差别而导致的某

<sup>①</sup> 本文有关汉语方言分区概念以及下文讨论的闽语、晋语次方言归属，都根据侯精一主编（2002）之《现代汉语方言概论》。

些语法成分的读音不合本方言音系的现象；由其他原因造成的语音变异。本文的重点在于探讨同一语法成分之所以产生变异的原因。

闽语方面，杨秀芳（1991）的专著详细地描写了台湾闽南语语法，其中考证常用名词后缀 a3 来自团 kia3 的声韵脱落及相关语法成分的变异及描写，相当值得参考。另外，陈泽平（2003：104—109）结合汉语历史文献及现代福州话，探讨完成体助词“去”的语法化演变，也相当具有启发。

此外，李小军（2011）以“语气词”为例，对虚词衍生过程中的语音弱化进行过相关研究。李文谈到三种语气词语音弱化的判断方法，包括声韵调的缩减、变化与脱落；不同方言或地域出现不同记音字以及结构缩略。总的来说，以上三种判断都必须基于一个前提，那就是不同形式之间确实存在同源关系。例如 X 语法化为 X'，这一过程中伴随语音弱化，则所谓的声韵调缩减、变化与脱落当然建立在 X 与 X' 是同一个来源（cognate），透过两两比对后才得以确认。不同方言或地域的不同书写方式，也必须是同源成分才存在可比性（comparability）。结构缩略则是须在词组内找出 X'，从而与独立使用的 X 进行比较。

整体而言，本文讨论的角度与上述学者有同有异：相同的地方是观察语法成分本身的语音变异方式，不同的地方在于本文预备从历史语言学及规律运作的角度，说明语法成分的变异如何产生以及产生之后的效应。附带说明，尽管本文中会论及地域上邻近的方言，并论述变体之间的关系，基本关注点还是历时演变的问题，与地理语言学关注的课题并不相同。

## 二 位移动词“去”语法化为趋向补语后的语音形式

不论是从历史文献还是从现代汉语方言来看，位移动词“去”在另一个位移动词后作为趋向补语，是相当普遍的语法化现象。本节我们观察“去”作为语法化来源（source）与语法化目标（target）这两个身份，不同语法功能之间存在怎样的语音形式差异，并说明这一差异对拟测原始形式（protoform）的意义。

### （一）晋语中“去”的语音形式

根据侯精一、沈明（2002：56，见侯精一主编，2002），就分区的标准而言，晋语有些方言趋向补语“去”存在一个特点，那就是“去”作为趋

向补语的读音不同于做动词的读音,例如岚县:前天我去 [k<sup>h</sup>əʔ4] 太原去 [kəʔ·] 来。岚县这两个“去”分别是用作位移动词和趋向补语。

以上这一观察相当有启发。从语法化的角度来看,趋向补语一般而言是作为位移动词的补语,形成 [V-C] 这类述补结构;同时,以位移动词而言,趋向补语通常是迈向语法化的开端,借由趋向补语进一步再演变为其他实质语义更为虚化、语法功能更强的成分。接下来我们将扩大观察范围,比较详细地说明晋语“去”用作位移动词和趋向补语时的音韵表现,从而勾勒 [去(位移动词) > 去(趋向补语)] 的具体语音演变情况。

进入讨论前要先说明,晋语虽以山西省简称“晋”为名,但其分布不只在山西一省,山西省亦非仅通行晋语,而仍有其他方言。本文的讨论仅就分布于山西省境内之晋语进行观察,山西省以外的晋语则暂时从略。另外,由于观察“去”的位移动词与趋向补语需要以实际语料为出发点,因此主要参考具备词汇、语法例句及长篇语料的材料,纯粹语音或音韵(同音字汇)的材料只能割爱。本文共择取了22个晋语方言,从既有的方言分区(侯精一主编,2002:56—57)来看,这22个方言包括:并州片(太原、清徐、平遥、介休、文水)、吕梁片(临县、汾西、岚县)、上党片(长治、屯留、沁县、武乡)、五台片(忻州、定襄、原平、平鲁、朔县、阳曲)和大同包头片(大同、山阴、左权、和顺)。<sup>①</sup>

首先观察下列晋语“去”作为位移动词与趋向补语的读音(见表1):

表1 晋语中位移动词与趋向补语的表现

地方	位移动词: ~哪里、~书房	趋向补语: 撵出~	是否同源	是否同形
太原	tɕ <sup>h</sup> y5	kəʔ7~0	是	否
清徐	tɕ <sup>h</sup> y5	tɿʔ7~0	否	否
平遥	tɕ <sup>h</sup> y5	tiɿʔ7~0	否	否
介休	tɕ <sup>h</sup> y5	tə0	否	否
文水	tɕ <sup>h</sup> q5	tiəʔ7~0	否	否
临县	k <sup>h</sup> əʔ5	kəʔ0	是	否

续表

<sup>①</sup> 本文以下各方言点取材,岚县取自侯精一主编(2002)中的文字叙述,其他则取自各地方言志及方言词典,请参阅引用文献,为省篇幅,兹不一一说明。

地方	位移动词: ~哪里、~书房	趋向补语: 撵出~	是否同源	是否同形
汾西	tɕ <sup>h</sup> zɕ5	tɕ <sup>h</sup> zɕ0	是	是
岚县	k <sup>h</sup> əʔ7	kəʔ0	是	否
长治	tɕ <sup>h</sup> yɕ5	tɕ <sup>h</sup> yɕ5~0	是	是
屯留	tɕ <sup>h</sup> yəʔ7	tɕ <sup>h</sup> yəʔ7~0	是	是
沁县	k <sup>h</sup> əʔ7	k <sup>h</sup> əʔ7~0	是	是
武乡	k <sup>h</sup> əʔ7	tə0	否	否
忻州	k <sup>h</sup> əʔ7	kəʔ0	是	否
定襄	k <sup>h</sup> əʔ7	tɪəʔ7~0	否	否
原平	k <sup>h</sup> ɣʔ7	kɣʔ0	是	否
平鲁	tɕ <sup>h</sup> yɕ5	kə0	是	否
朔县	tɕ <sup>h</sup> iɕ5	li0	是	否
阳曲	kəʔ7	kəʔ0	是	是
大同	tɕ <sup>h</sup> yɕ5	tɕ <sup>h</sup> iəʔ7~0	是	否
山阴	tɕ <sup>h</sup> yɕ5	tɕ <sup>h</sup> iəʔ7~0	是	否
和顺	tɕ <sup>h</sup> yɕ5	tɕy0	是	否
左权	tɕ <sup>h</sup> iɕ5	(ts <sup>h</sup> uɕ5)	是	否

针对表1的晋语方言,我们提出的判断标准有两项,分别是“是否同源”和“是否同形”。第一项“是否同源”,意思是指位移动词和趋向补语是否有相同的语源(etymology)。第二项“是否同形”,意思是指作为位移动词和趋向补语是否有相同的语音形式。

把这两项标准放在一起,观察晋语“去”作为位移动词与趋向补语的关系,我们可以有以下逻辑推论:若位移动词与趋向补语语源相同,其语音形式未必相同;反之,若位移动词与趋向补语语源不相同,其语音形式必然不同。换句话说,我们可以率先排除“语源不同而语形相同”这个选项。

根据“是否同形”和“是否同源”两条标准,我们可以进一步把以上22种晋语分为A、B、C三类:

A类—不同源也不同形

清徐、平遥、介休、文水、武乡、定襄、朔县等7个晋语方言;

## B类—既同源也同形

汾西、长治、屯留、沁县、阳曲等5个晋语方言；

## C类—同源而不同形

太原、原平、临县、岚县、忻州、平鲁、大同、山阴、和顺、左权等10个晋语方言。

以上三类中，需要说明的是C类的左权方言。

从表1看来，“去”在左权方言中作为位移动词时读为 $t\zeta^h i 5$ ，但在撵出去这个词中读为 $ts^h u 5$ 。参看相关词条，“出”在左权有 $ts^h u 5$ 和 $ts^h u \partial 7$ 两读，前者用作趋向补语，前面可以加上一个动词，例如撵出去 $nie 3 tshu 5$ ；这些货卖不 $ts^h u 5$ 。不过 $ts^h u 5$ 还可以单独用作位移动词“去”，例如 $ts^h u 5$ 街买东西；时间太晚了，咱 $ts^h u 5$ 哇。至于读为 $ts^h u \partial 7$ 的“出”，用于以下的语境： $ts^h u \partial 7$ 牌、小鸡 $ts^h u \partial 7$ 来啦。特别值得注意的是， $ts^h u \partial 7$ 可以和趋向补语“来”结合， $ts^h u 5$ 则不能。以上线索显示，左权 $ts^h u 5$ 这一读法，应当是“出去” $ts^h u \partial 7 t\zeta^h i 5$ 的合音，其演变过程可能是：

\* $ts^h u \partial 7 t\zeta^h i 5 > ts^h u 0 t\zeta^h i 5 > ts^h u 5$

“出去”的前一音节“出”则失落了央元音 $\partial$ 、喉塞音韵尾 $?$ 及独立的入声调；后一音节“去”完全丢失声母韵母成分，只留下原来的去声调<sup>①</sup>。由此还可以说明， $ts^h u 5$ 之所以不能和趋向补语“来”结合，正是由于 $ts^h u 5$ 已经内涵了一个趋向补语“去”，所以在结构上不能与语义上相反的“来”并存。

接着分别说明这三类的内涵。

首先，A类7种晋语方言，位移动词读为 $t\zeta^h y 5$ （清徐、介休、平遥）、 $ts^h q 5$ （文水）和 $t\zeta^h i 5$ （朔县），它们共同的语源是“去”（丘倨切，遇摄开口三等鱼韵去声字）<sup>②</sup>。至于趋向补语的，A类读为 $t\Lambda 7 7$ （清徐）、 $t\partial 0$ （介休、武乡）、 $ti\Lambda 7 7 \sim 0$ （平遥）、 $ti\partial 7 7$ （定襄），声母主要是舌尖塞音。范慧琴（2007：165—167）相当深入

① 汉语方言合音有相当多的具体表现，以双音节[X+Y]词汇为例，可能会有两侧取音（edge-in）或X提供基本音段，Y提供超音段（声调）等不同可能。学界对于合音的方式与过程也已累积不少有意义的讨论，可分别参看郑良伟（1997）、Chung（1997）、吴瑞文（2011）。

② “去”在《广韵》中另有遇摄开口三等上声的羌举切，义为除也。

地探讨了定襄方言中趋向补语  $tiəʔ7$  的来源, 他根据江蓝生 (2000 [=1994]: 106) 的研究, 认为定襄方言的  $tiəʔ7$  来自“著”(直略切, 宕摄开口三等阳韵入声字)<sup>①</sup>, 我们同意这个看法。朔县读为  $li0$ , 应当是  $tiəʔ7$  这类成分进一步弱化的结果。整体而言, A类晋语方言的位移动词与趋向补语并不同源, 因此两个成分之间不存在语法化关系。

其次, B类5种晋语方言的位移动词与趋向补语有相同的语音形式, 包括  $tɕ^hʐ5$  (汾西)、 $tɕ^hy5$  (长治)、 $tɕ^hyəʔ7$  (屯留)、 $k^həʔ7$  (沁县)、 $kəʔ7$  (阳曲)。就语法化研究而言, B类是最为关键性的证据, 理由是语法化来源与语法化目标同形, 使我们不至于被音韵现象误导。

最后, C类10种晋语方言, 根据位移动词与趋向补语语音形式的表现, 还可以再细分为几个次类, 区分标准是这两个成分其中之一或两者是否参与了顎化 (palatalization) 作用。由此可以分出三个次类:

C-1—两个成分都不顎化: 临县、岚县、忻州、原平。

C-2—两个成分都顎化: 大同、山阴、和顺。

C-3—两个成分有一个顎化: 太原、平鲁、左权。

值得注意的是, C-3若两个成分中有一个顎化, 则顎化的必然是位移动词而非趋向补语, 从音韵历时演变的观点而言, 这具备相当重要的意义。就语义内涵来看, 位移动词比趋向补语更为充实, 因此原本的语音部件保存得较为完整; 相对地, 趋向补语已经走上语法化的道路, 语音部件也开始失落 (drop)。

现在以B类为基础, 参酌C类的表现, 我们可以重建位移动词“去”在早期晋语中的语音形式。我们认为, 早期晋语“去”的原始形式 (protoform) 可以根据表1的材料构拟为  $*k^hyə5$ , 早期声母是舌根不带音送气塞音, 韵母是由前高圆唇介音  $y$  和主要元音  $ə$  构成的复合韵母结构, 声调是去声。从  $*k^hyə5$  这个早期形式出发, [位移动词: 趋向补语] 的语音变化在晋语方言B类和C类中有如下表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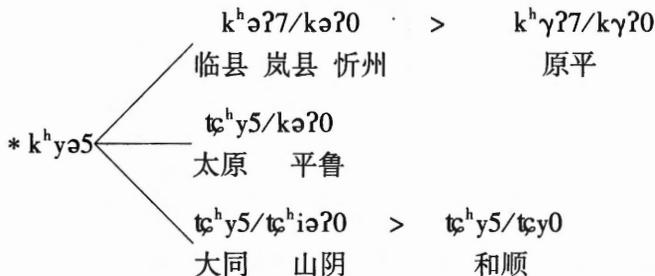
① 著或作着, 在《广韵》中有三个切语, 分别是宕摄开口三等阳韵入声的张略切和直略切以及遇摄开口三等去声的陟虑切。

## B类晋语方言的语音与语法化表现



根据以上的演变，可以发现，尽管位移动词与趋向补语同源且同形，但各个方言表现仍然大异其趣。比方沁县、阳曲这类方言，是位移动词先丢失了语音部件中的介音成分（\* -y- > -∅），然后发生语法化。屯留保有早期的介音成分，同时也保留了主要元音。长治、汾西这两个方言则是发生了颚化，韵母进一步单元音化。

## C类晋语方言的语音与语法化表现



基于历时发展的观点，我们可以从好几个不同的尺度来审视以上晋语方言的不同语音形式之间的关系。以下分别说明。

第一个尺度是“伴随语法化，语音部件是否缩减”。以晋语方言而言，除了屯留方言外，绝大多数的晋语都发生语音部件的缩减。这个缩减不仅见于动词的“去”，也见于趋向补语的“去”。

第二个尺度是“伴随语法化，语音部件如何缩减”。以晋语方言而言，缩减的方式包括介音/-y-/的失落及送气成分的消失。其中介音/y/的失落阻止“去”进行颚化作用（palatalization），造成声母仍维持早期的舌根音位置 k<sup>h</sup>-或 k-。

第三个尺度是“伴随语法化，语音部件缩减的次序为何”。以晋语方言而言，介音/-y-/丢失与送气成分失落两种弱化手段在施用次序上存在差异。多数的晋语方言中，作为趋向补语的成分往往失落送气成分，这个

变化使得动词与趋向补语之间产生了若干语音上的细部差异，从而凸显语法功能的分化。

## (二) 闽语中“去”的语音形式

本节以台湾闽南语及闽东福州方言为例，说明“去”作为位移动词和趋向补语时，伴随着语法化的发生，趋向补语所产生的语音弱化表现。

从方言差这一角度而言，台湾闽南语位移动词“去”的语音形式主要有漳州腔的  $k^h i5$  和泉州腔的  $k^h u5$  两种，离岛澎湖则有  $k^h u5$  这类读音。目前台湾通行腔以  $k^h i5$  为主，以下讨论都以  $k^h i5$  作为代表。“去”作为趋向补语形成 [V-C] 结构时，在台湾闽南语中存在完整式或缩略式的语音表现，其中完整式是  $k^h i5$ ，至于缩略式的具体情况如表 2 所示。

表 2 台湾闽南语中趋向补语“去”的语音表现

	出 $ts^h ut7$	入 $lip8$	上 $tsiü6$	落 $lo78$	起 $k^h i3$	过 $kue5$
去	$\sim li0$	$\sim bi0$	$\sim \eta i0$	$\sim i0$	$\sim li0$	$\sim i0$
	飞 $pue1$	转 $tq3$	*带 $ts^h ua78$	寄 $kia5$	徙 $sua3$	送 $saq5$
去	$\sim i0$	$\sim \eta i0$	$\sim i0$	$\sim i0$	$\sim i0$	$\sim \eta i0$
	缚 $pak1$	牵 $k^h an1$	走 $tsau3$	*绕 $so2$	揽 $lam3$	
去	$\sim gi0$	$\sim \eta i0$	$\sim i0$	$\sim i0$	$\sim \eta i0$	

说明：标注 \* 号的代表语源不明，方块字仅供参考。

从表 2 中，我们可看到作为趋向补语的“去”有  $li0/bi0/gi0/\eta i0/i0$  等各种形式，其分化条件基本上与前一音节的末尾音段有关：以双唇塞音收尾的会读为  $bi0$ ，以舌尖塞音收尾的会读为  $li0$ ，以舌根塞音收尾的会读为  $gi0$ ，以喉塞音韵尾及元音收尾的会读为零声母的  $i0$ ，以鼻辅音  $-m$ 、 $-n$ 、 $-\eta$  收尾或带鼻化韵（含成音节鼻音）的音节会读为  $\eta i0$ 。

综合以上的语音线索，我们认为台湾闽南语“去”语法化为趋向补语时，语音上弱化的方式有两种：

第一种方式是，当前一音节为鼻化韵（含成音节元音）或前一音节末尾为鼻辅音收尾时， $k^h i5$  会弱读为  $\eta i0$ ，亦即声母受到前一音节鼻音征性 [+nasal] 的影响，变读为鼻音。

R1  $k^h i > \eta i / [+nasal] \{ coda, nuclear \} \_$

第二种方式是，当前一音节为不带鼻音、不带辅音以及属于喉塞音的

成分时， $k^h i_5$  会丢失声母（辅音）成分，成为零声母的  $i_0$ 。这个零声母的  $i_0$  在带辅音韵尾的音节之后，受到前一音节辅音韵尾的影响，进一步产生了预期同化（anticipatory assimilation），从而产生了不同的带音辅音成分。

R2  $k^h i > i / [-\text{nasal}] \{ \text{coda}, \text{nuclear} \} \_$

R2'  $i > \left\{ \begin{array}{c} bi \\ li \\ gi \end{array} \right\} / - \left\{ \begin{array}{c} p \\ t \\ k \end{array} \right\} \_$

R2' 这条带音辅音增生规则，在台湾闽南语中相当活跃，以闽南语常用词尾“团” $a_3$  为例：匣团  $ap_8ba_3$ （ $<ap_8a_3$ ，盒子）、贼团  $ts^h at_8la_3$ （ $<ts^h at_8a_3$ ，小偷）、竹团  $tik_7ga_3$ （ $<tik_7a_3$ ，竹子）。台湾闽南语趋向补语“去”在  $-p$ 、 $-t$ 、 $-k$  韵尾后的读音，显然也运用了相同的规则。

表 2 中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述补结构“起去”，其中“去”往往读为  $li_0$  而鲜少读为  $i_0$ 。我们认为这是因为“起”和“去”只有声调分属上声和阴去的差异，声母和韵母同读为  $k^h i$ ，结合为述补结构  $[k^h i_3 - k^h i_5]$  时，复合词内部率先发生了异化作用： $k^h i_3 - k^h i_0 > k^h i_3 - ti_0$ ，之后  $ti_0$  才弱读为  $li_0$ 。

至于闽东方言，陈泽平（2003 [= 1992]: 112）对福州方言中与“去” $[k^h \text{ɔ}_5]$  有关的功能成分进行了相当完整的论述，他指出福州方言的位移动词读为  $[k^h \text{ɔ}_5]$ ，趋向补语和完成体标记则是有弱化的形式<sup>①</sup>，他的说明如下：

在福州方言中，助词“去”与读轻声的趋向动词“去”同音。因为从不单说，总是黏附在动词后面，所以声母随前一音节的收尾音变化：前一音节是鼻尾韵时读  $[ŋ\text{ɔ}]$ ，前一音节是塞尾韵时读  $[k\text{ɔ}]$ ，前一音节以元音收尾时读  $[\text{ɔ}]$ 。

又，陈泽平（2003 [= 1996]: 126）另一篇文章也提到：

（完成体）「咯」是黏着语素，总是轻声音节，韵母是很松的第 6 号标准元音（按：即  $\text{ɔ}$ ），声母随前一音节的收尾音变化。按福州话的声

<sup>①</sup> 陈泽平（2003: 108）将述补结构  $[V\text{-去}]$  中的“去”称为趋向动词，举的例子是《祖堂集》中的“入地狱去”和“又来开元寺觅，不得，转去也”。根据朱德熙（1999: 128—129）的分类，这显然正是趋向补语。

母类化规律逆推,可知其原声母是舌根清塞音 [k] 或 [k<sup>h</sup>]。

归纳起来,福州话趋向补语的语源是“去” [k<sup>h</sup>ɔ5],同时有以下的变体:

k<sup>h</sup>ɔ>ɔ/CV\_

k<sup>h</sup>ɔ>ŋɔ/CVŋ\_

k<sup>h</sup>ɔ>kɔ/CV?\_

上述变化符合闽东福州方言的声母类化,属于共时层面的规律变化。

我们(吴瑞文,2009)曾经探讨闽东方言中与“去”有关的音韵问题,当时已经发现“去”字在闽东方言的读音相当复杂,往往一个方言内部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读音。造成同一个语位而有不同读音的原因非只一端,可能来自不同层次的叠积,也可能是词汇功能的分化造成语音的变化。从语法化的观点来看,来源语和目标语之间的差异乃是语音缩减的程度。以福清方言为例,“去”有 k<sup>h</sup>yo5、k<sup>h</sup>o0、k<sup>h</sup>y5 三种语音形式, k<sup>h</sup>yo5 是位移动词, k<sup>h</sup>o0 则用于趋向补语、状态改变补语及完成体标记,以上两种形式都是白话音; k<sup>h</sup>y5 则是文读音,用于不同的语境。整体而言,福清方言的 k<sup>h</sup>yo5 (来源语)和 k<sup>h</sup>o0 (目标语)可以理解为语法化前后的两种形式,属于伴随语法化的语音缩减。k<sup>h</sup>y5 则只是语言层的叠积,与语法化无关。附带一提,从历史发展的观点而言,福清的 k<sup>h</sup>yo5 来自更早的 \*k<sup>h</sup>iow5 (<\*k<sup>h</sup>jɔw5, 比较汉语上古音 \*k<sup>h</sup>jags), 显然保留更多的古语特征。

综合以上我们对台湾闽南语和闽东福州话的观察,不难发现闽语中“去”历经语法化成为趋向补语时,在语音上的弱化表现主要包括:(1) 语音部件的缩减(声母成分、介音成分的丢失);(2) 声调的中立化(亦即读为轻声)。

### (三) “去”在南北方言中的语音缩减策略

以上两节我们利用晋语和闽语的材料,观察这些材料中位移动词“去”语法化为趋向补语时所伴随的语音弱化现象。我们获得的初步观察是:

第一,以“去”为例,南北两大方言共通的语音弱化策略至少包括:

(1) 语音部件缩减;(2) 声调中立化。

第二,特别有启发的是,晋语中位移动词“去”尽管发生了语法化,但若干方言的语法化源头和语法化目标仍有共同的语音形式,这对

于考察某个功能成分的早期源头提供莫大的协助。语法化演变一般是语义内涵减少，语法功能增强，同时伴随着语音形式缩减。一般而言，语音形式的缩减（reduction）对于历史语言学早期形式的建构（reconstruction）是不利的，理由是缩减后的读音可能会造成拟测上的误导。然而，晋语“去”的个案提供了相对积极的意义：“去”由位移动词虚化为趋向补语后，介音成分/-y-/失落，使得趋向补语失去颚化条件而仍读为  $kə0/kx0$ ，这是将晋语“去”拟测为  $*k^hyə5$  的重要根据。换句话说，语法化的来源和目标在共时层面上并存，一方面是探究语义虚化的线索，另一方面缩减后的形式也能作为重建祖语的材料，关键在于深入比较并详加甄别。

第三，相形之下，闽语“去”的语音缩减情况以及语音变体就较为简单。以台湾闽南语而言，由于位移动词“去”本身已经是  $k^hi5$ 、 $k^h$   
 $u5$  这类相当简化的音节结构，在尚未发展出屈折形态的前提下，缩减的手段相对有限。闽东方言的位移动词“去”在语法化演变上有趋向补语、状态改变补语及完成体标记等程度更深的语法化，在语音上也发生缩减。闽东方言提供与晋语不同的历史经验：“去”作为来源形式（语法化前）保存更多古语特征，作为目标形式（语法化后）则丢失音段成分。

### 三 位移动词“去”语法化后的屈折表现

本节我们观察位移动词“去”在语法化中程度更深的语法功能：完成体标记（perfectivemarker）的语音表现。从方言现象上看，位移动词“去”在闽语的福州和宁德方言中存在以下的语法化过程：

去（位移动词）→去（趋向补语）→去（状态改变补语）→去（完成体标记）

语音上也有相当程度的简化。以下我们将重点放在介绍闽东宁德方言中与位移动词“去”相关的完成体屈折手段，并与既有的晋语材料进行比较，从而说明两者之异同。

#### （一）闽语宁德方言完成体标记“去”的局部屈折手段

英语中常见的屈折手段（inflection），可以举动词的现在式、过去式

和过去分词为例<sup>①</sup>：

	现在式	过去式	过去分词
唱	sing	sang	sung
沉	sink	sank	sunk
游泳	swim	swam	swum

以上“唱”“沉”和“游泳”的现在式、过去式以及过去分词，在形态上是透过 [i~a~u] 的元音交替手段 (ablaut) 来表达不同时态的对比。

根据我们调查所得，闽东宁德方言表达完成体的方式，会因为主要谓语的语音表现而有所不同：有时是元音延长，有时是独立后缀。值得注意的是元音延长类似上述印欧语中的屈折手段。本节主要根据我们（吴瑞文，2014）之前的描写，简要地加以说明。请看表 3-1 至表 3-5 的材料。

表 3-1 开尾韵

动词	动词—完成体—疑问助词	动词—完成体—句末助词
炒 t <sup>h</sup> a6	炒□未 t <sup>h</sup> a6a0mui0	炒□咯 t <sup>h</sup> a6a0lɔ0
排 pε6	排□未 pε2ε0mui0	排□咯 pε <sup>2</sup> ε0lɔ0
煮 tɕy6	煮□未 tɕy6y0mui0	煮□咯 tɕy6y0lɔ0
紫 tse6	紫□未 tse6e0mui0	紫□咯 tse6e0lɔ0

表 3-2 带元音韵尾

动词	动词—完成体—疑问助词	动词—完成体—句末助词
改 kai3	改□未 kai3i0mui0	改□咯 kai3i0lɔ0
锯 køy5	锯□未 køy5y0mui0	锯□咯 køy5y0lɔ0
照 tɕiu5	照□未 tɕiu5y0mui0	照□咯 tɕiu5y0lɔ0
歪 uai1	歪□未 uai <sup>1</sup> i0mui0	歪□咯 uai <sup>1</sup> i0lɔ0

<sup>①</sup> 有关构词学上屈折 (inflection) 与派生 (derivation) 两种手段的差异，参看 Haspelmath and Sims (2012) 相当深入而系统性的说明。

表 3-3 带舌根鼻音韵尾

动词	动词—完成体—疑问助词	动词—完成体—句末助词
变 piŋ5	变□未 piŋ5ŋi0mui0	变□咯 piŋ5ŋi0lɔ0
浸 tseq5	浸□未 tseq5ŋi0mui0	浸□咯 tseq5ŋi0lɔ0
算 sɔuŋ5	算□未 sɔuŋ5ŋi0mui0	算□咯 sɔuŋ5ŋi0lɔ0
演 yoŋ6	演□未 yoŋ6ŋi0mui0	演□咯 yoŋ6ŋi0lɔ0

表 3-4 带舌根塞音韵尾

动词	动词—完成体—疑问助词	动词—完成体—句末助词
割 kak7	割□未 kak7gi0mui0	割□咯 kak7gi0lɔ0
拆 t <sup>h</sup> ik7	拆□未 t <sup>h</sup> ik7gi0mui0	拆□咯 t <sup>h</sup> ik7gi0lɔ0
读 t <sup>h</sup> æk8	读□未 t <sup>h</sup> æk8gi0mui0	读□咯 t <sup>h</sup> æk8gi0lɔ0
掘 kuk8	掘□未 kuk8gi0mui0	掘□咯 kuk8gi0lɔ0

表 3-5 带喉塞音韵尾

动词	动词—完成体—疑问助词	动词—完成体—句末助词
踢 t <sup>h</sup> eʔ7	踢□未 t <sup>h</sup> eʔ7e0mui0	踢□咯 t <sup>h</sup> eʔ7e0lɔ0
拍 p <sup>h</sup> aʔ7	拍□未 p <sup>h</sup> aʔ7a0mui0	拍□咯 p <sup>h</sup> aʔ7a0lɔ0
食 siaʔ8	食□未 siaʔ8a0mui0	食□咯 siaʔ8a0lɔ0
缚 poʔ8	缚□未 poʔ8o0mui0	缚□咯 poʔ8o0lɔ0

根据表 3-1 至 3-5，宁德方言表示完成体的手段为：

1. 开尾韵字以元音延长表达完成体；
2. 带元音性韵尾字，一律以 gi0 表达完成体；
3. 带辅音性韵尾字，当韵尾为-ŋ 时，以 ŋi0 表达完成体；
4. 带辅音性韵尾字，当韵尾为-k 时，以 ki0 表达完成体；
5. 带辅音性韵尾字，当韵尾为-ʔ 时，以元音延长表达完成体。

根据我们（吴瑞文，2014）的研究，宁德方言元音延长这一手段乃是来自“去”k<sup>h</sup>y5，而且在单元音韵母之后缩减得最为彻底，已经趋于消失，只能透过谓语句的元音延长（vowel lengthening）作为抵补（compensatory），从而形成局部性的屈折手段。至于其他带有韵尾的环境，“去”固然有不同程度的缩减，但基本上仍然保有独立的音节 i0/y0/

ŋi0/gi0。

## (二) 晋语中“去”的变读别义与屈折构词

侯精一(1999 [=1984、1985])很早就指出晋语平遥方言中存在不少“变读别义”现象,所谓变读别义是指“用改变字音的声母、韵母或声调来表示另外一种词汇意义或语法意义”。乔全生(2000)在侯文的基础上,针对晋语屈折式构词的类型与性质有相当全面的介绍。以上侯、乔两位的文章,不论是视之为“变读别义”还是视之为“屈折构词”,都提到了位移动词“去”。乔全生(2000:173—174)对汾西方言的“去”有相当全面而仔细的描写,兹引述于下,以作为进一步讨论的根据。<sup>①</sup>

1. 读 [tɕ<sup>h</sup>i5], 可以出现在陈述、疑问语气的句子里。读 [tɕ<sup>h</sup>i5] 是本音。如:

你去 [tɕ<sup>h</sup>i5] 呀不去 [tɕ<sup>h</sup>i5] 呢? (疑问语气)

我去 [tɕ<sup>h</sup>i5] 城里跑喽一圈。(陈述语气)

2. 读 [tɕ<sup>h</sup>ia5] 可以出现于祈使、命令语气的句子里。[tɕ<sup>h</sup>ia5] 是 [tɕ<sup>h</sup>i5] 音节的内部屈折形式,以增加元音 [a] 的形式表示祈使、命令意义。如:

不早啦,快去 [tɕ<sup>h</sup>ia5-7] 吧! (祈使语气)

去 [tɕ<sup>h</sup>ia5], 把你爸吆喝(叫)出来! (命令语气)

3. 读 [·tɕi], 轻声,声母不送气。表示趋向意义,可以出现于陈述、疑问语气的句子里。如:

你去 [tɕ<sup>h</sup>i5] 哪里去 [·tɕi] 哩呢? ——我和我弟弟看戏去 [·tɕi] 哩。(陈述语气)

你今么个<sub>今天</sub>去 [tɕ<sup>h</sup>i5] 霍州去 [·tɕi] 么? (疑问语气)

4. 作为趋向动词,表示祈使语气时,“去”读 [·tɕia]。与陈述、疑问语气的 [·tɕi] 形成对立,是通过增加元音 [a] 的形式体现语气的不同。与 [tɕhia5] 形成对立,是通过辅音的送气、不送气来体现动词与趋向动词的不同。如:

你跟我出去 [·tɕia]! (祈使语气)

<sup>①</sup> 汾西方言没有人声调,在方言归属上可能引起疑虑。不过乔全生(1990)及侯精一、沈明(侯精一主编,2002)都认为这个方言位处晋语和官话的过渡区,具备晋语的若干特征。

你快进屋舍去 [·tɕia]，外头太冷。（祈使语气）

读 [·tɕia] 也可表示疑问语气。如“你到学堂里去 [·tɕia]？”只是不常用。

以上的说明涉及汾西方言“去”的四个读音：[tɕ<sup>h</sup>i5]、[tɕ<sup>h</sup>ia5]、[·tɕi]、[·tɕia]。从语义来看，(1) 和 (2) 都是位移动词，(3) 和 (4) 都是趋向补语（即乔文所说趋向动词）。依照句子的功能类别，可整理如下（见表4）。

表4 汾西方言位移动词与趋向补语的句式分布

	位移动词		趋向补语	
	[tɕ <sup>h</sup> i5]	[tɕ <sup>h</sup> ia5]	[·tɕi]	[·tɕia]
陈述/疑问	+	-	+	-
祈使/命令	-	+	-	+

很显然地，汾西方言中陈述/疑问与祈使/命令用法分别使用不同的形式，呈现为互补分布的情况。然而，汾西方言 [tɕ<sup>h</sup>i5]: [tɕ<sup>h</sup>ia5] 与 [·tɕi]: [·tɕia] 的对比，是否真能理解为屈折构词？我们认为有进一步商榷的余地。最启人疑窦的是，汾西方言除了位移动词“去”之外，其他的动词都不具备上述陈述/疑问与祈使/命令的音韵交替现象（phonological alternation）。

解决这一问题的线索在于句式分布。一般而言，陈述句是可以判断真假的句子，疑问句用于提问，因此不存在判断真假的问题。祈使句或命令句则是要求说话人做某事。（朱德熙，1999：23）从情态（modality）的观点而言，祈使句所表达的一定是非实然（irrealis）的范畴，而从语句功能上看，祈使句所涉及的事件被设定于未来（future）发生。<sup>①</sup> 由此观之，若能厘清晋语中表达非实然范畴的方式，对于上述分布将能有更深入的解释。

根据史秀菊（2008：236—237）的研究，晋语及其他山西方言中普遍存在一个兼表“将来时”和“未然体”的句末助词“也”。“也”的语法功能是用来表达某一动作、事件或性状即将发生或实现。其语音形式如

① 参看 Givón (1994) 对 modality 与 mood 彼此关系的说明。

表5所示。

表5 晋方言句末助词“也”的语音形式

	并州片	吕梁片	上党片	五台片	大包片	汾河片
也	太原 [ia0]	临县 [iA0]	武乡 [ia0]	忻州 [ia0]	大同 [ia0]	临猗 [ia0]
	忻县 [ia0]	柳林 [ia0]	阳城 [ia0]	原平 [ia0]	阳泉 [ia0]	洪洞 [ia0]

以太原话为例，“他到北京去也 [ia0]”，此句中主语“他”还没有进行“到北京”的动作，但这一动作即将发生。显然“也” [ia0] 在晋语中，是一个用来传达情态体系中非实然范畴的语法成分。

有了以上的理解，我们可以从不同角度对汾西方言“去”的两套读音提出新的解释。汾西方言属于晋语的吕梁片，我们认为该方言中 [tɕ<sup>h</sup>ia5] 与 [·tɕia] 这两个形式应当分别是两种“去”（位移动词 [tɕ<sup>h</sup>i5] 与趋向补语 [·tɕi]）与助词“也” [ia0] 的合音<sup>①</sup>。具体情况如下：

去也 [tɕ<sup>h</sup>ia5<tɕ<sup>h</sup>i5ia0]，把你爸吆喝（叫）出来！

你快进屋舍去也 [·tɕia<tɕiia0]，外头太冷。

“去也”得以合音的结构条件，是“去”和表将来时/未然体的“也”在线性序列上相连；此外，“去”不论是作为位移动词或趋向补语，都是语言交际上的高频词。以上两方面的原因造成“去也”合并为一个音节。由此看来，汾西方言的“去”尽管存在表面上 i~ia 的音韵交替，实际上应当理解为两个语言成分的合音。就规律性及系统性而言，将之视为“屈折构词”在现阶段还言之过早。

附带一提，朱德熙（1999：207）曾指出，通常认为语气词是加在整个句子上头的，其实出现在主谓结构后头的语气词，多半是附加在谓语上头的。例如“你去吧”的构造不是“你去/吧”而是“你/去吧”。汾西方言“去也”（tɕ<sup>h</sup>ia5 和 ·tɕia）的合音表现，显示谓语成分与语气词的密切关系，可与朱德熙的说法相互印证。

### （三）南北方言中与“去”有关的屈折手段

本节我们以闽东宁德方言为例，说明位移动词“去”在宁德方言中

<sup>①</sup> 邢向东（2006：292、293）在第九章“1.2 脱落与合音”标题下罗列了清涧 k<sup>h</sup>e<sup>31</sup>、延川 ts<sup>h</sup>e<sup>42</sup>是“去也”的合音，与本文看法相同。

语法化为完成体标记，由于体貌标记语法化的程度相当高，同时也造成语音形式的缩减，并在单元音动词后产生类似元音屈折手段的音韵交替。

另外，我们以汾西方言为个案，比较深入地检讨了晋语中与“去”有关的屈折构词手段。我们发现目前学者所说晋语中与“去”相关的屈折手段，若从句式分布来说，应理解为“去”（位移动词  $t\check{c}^hi5$  和趋向补语  $\cdot t\check{c}i$ ）和句末助词“也”（ $ia0$ ）两个之间发生了语音缩约（phonetic contraction），从而造成共时层面上的  $[t\check{c}^hia5] \sim [ \cdot t\check{c}ia ]$  音韵交替。汾西方言“去也”语音缩约的成因，与线性结构相连及共现频率较高有密切关系。

#### 四 结语

本文利用南北两大方言（闽语和晋语）的材料，观察位移动词“去”在发生语法化时所伴随的语音缩减现象，并说明这些现象的历史意义及共时效应。经由以上两节的讨论，本文获得以下两点启发：

第一，观察晋语和闽语位移动词“去”因语法化造成的语音缩减，我们发现语音部件缩减存在正面意义，观察语法化前后的形式，有时对于祖语重建将可提出关键性的证据。如何有效辨认出正确的同源词，进而判断不同语法化阶段各形式之间的关系是本项研究最为核心的议题。

第二，根据跨语言语法化演变的历史经验，形态化往往伴随音韵缩减，并造成屈折手段。然则，汉语方言是否也产生了屈折构词手段呢？本文发现闽东宁德方言确实存在局部的屈折构词，方式是谓语动词元音的延长。至于学者提到的晋语汾西方言“去”存在  $t\check{c}^hi5 \sim t\check{c}^hia5$  和  $t\check{c}i0/t\check{c}ia0$  元音变换现象，在考察汾西方言“去”的句式分布后，我们认为  $t\check{c}^hia5/t\check{c}ia0$  乃是“去也”两个语法成分的合音（contraction），而非元音交替式的屈折变化。汉语方言现象丰富，变化多端，只要善用这些材料，借由跨方言及跨类型的比较，必然可以深化吾人对语言科学的认识。

#### 参考文献

陈泽平：《闽语新探索》，上海远东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 2003

年版。

范慧琴：《定襄方言语法研究》，语文出版社 2007 年版。

侯精一：《长治方言志》，语文出版社 1985 年版。

侯精一：《现代晋语的研究》，商务印书馆 1999 年版。

侯精一主编：《现代汉语方言概论》，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2 年版。

胡双宝：《文水方言志》，语文出版社 1990 年版。

江蓝生：《现代汉语探源》，商务印书馆 2000 年版。

江荫禔：《朔县方言志》，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 1991 年版。

金梦茵：《忻州方言志》，语文出版社 1989 年版。

李小军：《虚词衍生过程中的语音弱化——以语气词为例》，《语言科学》2011 年第 4 期。

李小平：《临县方言志》，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 1991 年版。

马文忠、梁述中：《大同方言志》，语文出版社 1986 年版。

孟庆海：《阳曲方言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1 年版。

潘耀武：《清徐方言志》，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 1990 年版。

乔全生：《汾西方言志》，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 1990 年版。

乔全生：《山西汾西方言的归属》，《方言》1990 年第 2 期。

乔全生：《晋方言语法研究》，商务印书馆 2000 年版。

沈明：《太原方言词典》，江苏教育出版社 1994 年版。

史素芬、李奇：《武乡方言志》，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 1990 年版。

史秀菊：《近代汉语句末助词“去”“来”“了”“也”在晋方言中的分布与功能》，见乔全生主编《晋方言研究：第三届晋方言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希望出版社 2008 年版。

田希诚：《和顺方言志》，语文出版社 1990 年版。

王希哲：《左权方言志》，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 1991 年版。

温端政：《忻州方言志》，语文出版社 1985 年版。

吴瑞文：《共同闽语 \* y 韵母的拟测及相关问题》，《语言暨语言学》2009 年第 2 期。

吴瑞文：《论闽东霞浦方言 mang<sup>2</sup>nau<sup>5</sup>“饭”的来历及相关问题》，《中国语言学集刊》2011 年第 2 期。

吴瑞文：《闽东宁德方言完成体的语音形式及来源》，*ILASWorkshopon-PhoneticsandPhonology: SynchronicPatternsandSoundChange* 会议论文，中研

院，2014年。

邢向东：《陕北晋语语法比较研究》，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

杨秀芳：《台湾闽南语语法稿》，大安出版社1991年版。

杨增武：《山阴方言志》，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0年版。

杨增武：《平鲁方言研究》，山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张益梅：《介休方言志》，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1年版。

张振铎：《沁县方言志》，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1年版。

张振铎、刘毅：《屯留方言志》，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1年版。

郑良伟：《台语、华语的结构与动向》，远流出版社1997年版。

朱德熙：《语法讲义》，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

Chung, R. F. (钟荣富)：“SyllableContractioninChinese”，见郑秋豫主编《中国境内语言暨语言学·第三辑》，中研院语言学研究所筹备处，1997年。

Givón, T., “IrrealisandtheSubjunctive”, *StudiesinLanguage*, 1994, 18. 2: 265-337.

Haspelmath, M. andSims, A. D., *UnderstandingMorphology*. 2<sup>nd</sup> edition, Oxford: OxfordUniversityPress, 2012.

Henie, B. &Kuteva, T., *WorldLexiconofGrammaticalization* (《语法化的世界词库》)，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07年版。

Hopper, P. J. &Traugott, E. C.: 《语法化（第二版）》，张丽丽译，中研院语言学研究所，2013年。

(吴瑞文 台北 中研院语言学研究所 ruiwen@gate.sinica.edu.tw)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北方言与民俗研究论丛. 第三集/邢向东主编.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7. 5

ISBN978-7-5203-0786-4

I. ①西… II. ①邢… III. ①西北方言-文集②风俗习惯-西北地区-文集 IV. ①H172. 2-53②K892. 4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81412 号

---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任明  
责任校对 季静  
责任印制 李寡寡

---

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址 <http://www.csspw.cn>  
发行部 010-84083685  
门市部 010-84029450  
经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

印刷装订 北京市兴怀印刷厂  
版次 2017 年 5 月第 1 版  
印次 201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

开本 710×1000 1/16  
印张 18.5  
插页 2  
字数 304 千字  
定价 95.00 元

---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